

谈允贤《女医杂言》辨治特色探微

王晓绚 何新芳

(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, 广东广州 510405)

摘要 《女医杂言》记载了明代著名女医谈允贤临证医案三十一则, 患者均为女性。该书描述了明代女性的生产生活条件, 更反映了一代女医谈允贤临证辨治特色和学术思想。谈氏仁心仁术, 活人无数。其临证辨治注重追溯病人发病之缘由, 重视脾胃, 擅长多方联用, 妙用灸法, 遣方用药亦不拘一格, 丸散膏丹兼施, 内外妇儿兼治, 临证屡获奇效。

关键词 《女医杂言》; 中医学术发掘; 谈允贤; 明朝; 医案; 女性

中图分类号 R2-09 **文献标志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672-397X (2021) 03-0069-03

谈允贤 (1461—1556) 为明代著名女医家, 江苏无锡人氏, 出生于医学世家, 其祖父谈复及祖母谈茹氏均为当地名医。谈氏虽为女子, 却不拘于封建礼教之束缚, 自幼跟随祖父母习医, 其天资聪慧, 勤勉好学, 医术精湛, 乐善好施。《女医杂言》为谈允贤之子杨濂代为书写。该书记录了谈氏临证医案三十一则, 书中医案患者均为女性, 内容涵盖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。每则医案篇幅虽简短, 然理法兼备, 遣方用药, 一气呵成。谈氏辨证精细, 汲取古训, 药灸兼施, 临证屡获奇效。笔者结合《女医杂言》医案, 将谈氏临证辨治特色总结如下。

1 细究病缘, 知犯何逆

古代有“宁医十男子, 不医一妇人”之说。不仅因为妇人之病复杂难治, 更有碍于古代的封建礼教禁锢, 医患之间难以进行有效沟通^[1]。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, 四诊合参, 然而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苛刻, 认为男尊女卑, 男女授受不亲, 且古代医生以男性居多。明代宫廷《内令》亦规定: “凡宫中遇有疾病, 不许唤医人入内, 止是说证取药。”^[2]在此社会环境下, 凡是女子生病, 多不能得到全面的诊疗, 患者本身亦对自己的病情难以启齿, 更不愿意请男性医生诊疗, 往往延误治疗, 遗祸无穷。谈允贤在这方面则有着天然的优势, 女医身份使之得以与女性患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信任与对话, 详细了解患者的情感、生活等诸多方面情况, 追溯患者发病之缘由, 从而更深入地了解病情, 准确辨证施治。

“两腿火丹”案中, 一妇人两腿大发火丹, 因妇平素忧忿, 前医均以忧愁郁结治之, 皆不效。谈氏通过询问妇人得知, 其自室女便有此疾, 每遇劳碌忧忿则发, 不久则退, 而此次发病持续三月仍不愈, 故知此次发病与既往有所不同, 治疗也应有不同。谈氏认为此次发病与“湿”相关, 湿性黏滞缠绵, 因湿致病者病情多缠绵不愈, 故从湿论治。予服一剂防己饮, 火丹随即消退。后以四物汤、二陈汤加减调理, 服药半月则病愈。

又一妇人患“满身疮癩”, 痛痒难忍, 一年不愈。谈氏询问其居处, 该妇诉其居处不能避风日, 产后渐得此疾。故知此病是因产后气血失和, 体虚加之受风, 风邪客于肌肤而发。病因病机既定, 治则治法亦明了, 故予人参败毒散益气解表, 加连翘、金银花解毒消疮, 药后疮癩渐愈。

2 多方联合, 辨证施治

多方联合、辨证施治是谈氏临证特色之一。即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, 采用多方联合的形式, 统筹兼顾, 辨证施治。此法既弥补了单方单用的不足, 又避免了多方杂糅合用的混乱, 使治疗主次分明, 先后有序, 疗效更佳。

如“气虚痰火”案中, 一老妇因丈夫突然病故, 悲痛过度, 患上不寐之证, 全夜不睡, 日中则神思倦怠, 病情迁延不愈。谈氏诊其脉右寸关二脉洪大, 左手心部脉象大而虚。谈氏辨该病为本虚标实之证, 气血两虚为本, 痰火扰心为标。治疗则顺应正邪进退的特点, 采用多方组合治疗。即早晨用人参膏, 日

中服八物汤,晚上服琥珀镇心丸,三更则用清气化痰丸,四方联用,标本兼顾。

《灵枢·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第四十四》^[3]云:“朝则人气始生,病气衰,故旦慧;日中人气长,长则胜邪,故安;夕则人气始衰,邪气始生,故加;夜半人气入脏,邪气独居于身,故甚也。”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^[4]⁵²言:“人以天地之气生,四时之法成。”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,当人体感受邪气时,正邪盛衰亦会随着昼夜变化而呈现出节律性变化,故可针对不同时段的正邪之间的矛盾辨证施治。早上阳气升发,可予人参膏扶正气;中午为一天阳气最盛的时候,此时人体正气正旺,可乘胜追击,服八物汤益气补血,以抗痰火邪气;日落之后正气渐衰,邪气愈强,予琥珀镇心丹镇心安神;半夜正气虚而邪气正盛,可服清心化痰丸清热化痰以折邪热上窜之势,宁心安神以助眠^[5]。多方联用,有的放矢,故不出三月,其病则愈。

近代山西名中医门纯德临证也擅长多方联合使用,门老将其称为“联合方组”,认为此法既突出地解决疾病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,又能兼顾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,符合中医整体观念、辨证论治原则。在谈及寒凝血滞型脉管炎治疗经验时,门老认为此病寒凝是病因,血滞是结果,故治疗应以温里通脉为主,活血化瘀为辅,补益养血为助。可采用联合方组治疗,如第一方可先以“乌头桂枝汤”加減温经通阳以止痛;第二方以“当归四逆汤”振奋四肢末梢阳气;第三方用“活络效灵丹”活血通络;第四方取“人参养荣汤”补气血、调营卫^[6]。在温阳、活血的基础上补益气血,由此组成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,如此轮回服用,主次分明,兼顾各方,从而提高疗效。

3 师法东垣,注重脾胃

《素问·玉机真脏论》^[4]⁴⁰言:“五脏者皆禀气于胃;胃者五脏之本也。”李东垣为补土派代表人物,其推崇脾胃为重思想。受李东垣思想影响,谈氏临证亦重视脾胃的调理。如一妇人患气痿之症,昼夜难眠,已半年不能下床,服遍诸药均无效,谈氏诊脉知其因劳碌虚损太过,遂得此病。气痿属于痿证范畴,“元气薄弱而不能下行,故足膝无力而不能任地,是为气痿”^[7]。该妇人劳碌过度,损伤元气,宗筋失养而致足膝痿弱无力。李东垣主张“脾胃为元气之本”,并在《脾胃论》^[8]⁶²中提到:“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,非胃气不能滋之。”故谈氏治之由脾胃入手,予人参六君子汤补益脾胃以养元气,服药后气痿渐愈。

李东垣临证遣方用药独树一帜,其对风药的妙用更被后世医家所称道。李东垣师承张元素,张元素提出“药有气味厚薄、升降浮沉、补泻主治之法,各各不同”^[9]。风药为气味轻薄之药,其性主升发开散。李东垣将张元素对风药的理解发扬光大,妙用风药升阳之性,治疗内伤杂病,将风药的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,补中益气汤便为李东垣所创立的升阳代表方之一。谈氏临证也善利用风药升阳之性治疗各类病证。如一妇人因劳碌太过而患崩漏,发病三月仍不愈,后转成血淋,服药三年亦不效,谈氏予补中益气汤治之。李东垣在《脾胃论》^[8]⁸中提到:“夫饮食不节则胃病,形体劳役则脾病……脾禀气于胃,而灌溉四旁,荣养气血者也。”该妇人因劳碌太过,内伤脾胃,中气受损,气不摄血而见崩漏之证,治宜补中益气,升阳举陷。补中益气汤中之柴胡、升麻为风药,气轻味薄主升发,取其升阳举经之意,配以参、术、归、草等补益药,既甘温补中健脾,又升举下陷之阳气,共治经血下漏之证。

4 妙用灸法,效如桴鼓

灸法,古称灸焫。《说文解字》^[10]曰:“灸,灼也。从火,久声。”灸法即利用火温热之性及药物特性作用于人体,以达到治病防病的一种外治法。《灵枢·官能》云:“针所不为,灸之所宜。”谈氏临证亦善用灸法,《女医杂言》中记载的三十一则医案中便有十三案运用灸法治疗。谈氏运用灸法颇具特色:内科法中土,灸以补虚益气血;外科重散邪,灸以温引温治疮疮。

谈氏临证妙用灸法异病同治,取艾灸温热之性以调脾胃、补中虚、益气血,治疗呕吐、泄泻、膈气、腹中结块等内科疾患。如一妇人因丈夫娶妾,忧忿成疾,患膈气半年,诸药皆不效,前医过用理气之剂,耗伤元气,而致深思倦怠、饮食不进。谈氏通过灸上脘、中脘、下脘及食关等四穴治之。又一妇人因忧愁家事,日久成疾,腹中结块,迁延三年不愈,谈氏取上脘、中脘、下脘等穴灸以治之。两案患者所患之疾虽异,病机却有相似之处,皆因气血耗伤而发病。前者平素忧思伤脾,误用耗气之药使元气更伤,元气虚则脾失健运,故见倦怠、饮食不进。后者久病正气亏虚,气虚则无力行血,结于腹中,而致腹中结块。两者治疗均应以补中虚、益气血为原则。脾胃为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亦为元气之本。《本草从新》^[11]记载:“艾叶苦辛,生温,熟热,纯阳之性,能回垂绝之阳,通十二经,走三阴,理气血……以之灸火,能透诸经而除百病。”灸法可借艾

火温热之性温补脾胃,补火助元,益气养血。故谈氏取上脘、中脘、下脘等穴灸以治之。此三穴均为任脉上穴位,亦为谈氏治疗内科疾患常用穴,《女医杂言》书中十三则灸法医案中便有五案用之。上脘穴有理气和胃之功,中脘穴有健脾和胃之效,下脘穴则可消食化滞,三穴相须为用,灸之可调脾胃、畅气机、和气血。气血调和,则病自除。此外,谈氏临证亦常取之,治因脾胃不和、饮食不节导致的泄泻和呕吐等病。

谈氏擅长用灸法以温引温治疗外科疮疡。疮疡为一类慢性感染性疾病,临床以淋巴结结核为主要表现。此病乃因邪袭机体,影响气血运行,致局部气血凝滞、经络不通、营卫不和而发病。陈实功《外科正宗》提到:“诸疮原因气血凝滞而成,切不可纯用凉剂,冰凝肌肉,多致难腐难敛,必当温暖散滞”^[12],并指出“盖艾火拔引郁毒,透通疮窍,使内毒有路向外发,诚为疮科首节第一法也”^[12]^[22]。谈氏选用灸法治疗疮疡主要有两大特色。一为“通”,利用艾灸温热之性,温通气血,气血流通则邪无藏匿之所。如一女子患缠腰痼,两颈连腰皆生肿块,谈氏予灸法温通气血、消肿散结,肿块渐消。二为“托”,妙用灸法升阳托邪外出,使脓溃而愈。如谈氏治一女子患两颈痼,予灸翳风、肩井、天井、肘尖等穴,遂发脓溃,肿块渐消。妙用灸法以温引温,一者通气血,调经络,合营卫,气血调和则邪自退;二者灸以升阳透邪达表,使邪有出路,邪退则正自和,故临证效如桴鼓。

5 丸散膏丹,剂型多样

谈氏临证用药不拘一格,除汤剂外,亦用丸、散、膏、丹等剂型,内外兼治。如治一妇人患满身疮痂,予合掌散外搽,合掌散出自《摘玄方》,由硫磺、铁锈、红砒组成,因用时于两手掌内搓摩发热后搽患处而命名,有消疮止痒之功效;治疗食积常用保和丸、和胃白术丸消食和胃;治妇人血虚则用何首乌丸;治妇人阴虚咳嗽、痰中带血用琼玉膏。根据病情,综合施治。

6 结语

综上所述,《女医杂言》作为古代鲜有的女医著作,以女医视角记录病案,为研究古代妇女生活状况和多发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谈氏饱读医书,医术精湛,临证辨治颇具特色,其注重追溯患者病史,辨证精准,注重脾胃,遣方用药不拘一格,内外兼治,临证屡获奇效。总结谈氏临证特点,对研究女性疾病的辨证施治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郑金生.明代女医谈允贤及其医案《女医杂言》[J].中华医史杂志,1999(3):153.
- [2]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:皇明祖训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95:179.
- [3] 佚名.灵枢经[M].田代华,刘更生,整理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92.
- [4] 佚名.黄帝内经素问[M].田代华,整理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0.
- [5] 罗思航.明代女医谈允贤《女医杂言》研究[D].昆明:云南中医学院,2018.
- [6] 门纯德.门纯德中医临证要录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0:43.
- [7] 坐啸山人.诊验医方歌括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4:87.
- [8] 李杲.脾胃论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.
- [9] 张元素.张元素医学全书[M].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2:83.
- [10] 许慎.说文解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3:208.
- [11] 吴仪洛.本草从新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0:71.
- [12] 陈实功.外科正宗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8.

第一作者:王晓绚(1995—),女,硕士研究生在读,针灸推拿学专业。

通讯作者:何新芳,医学博士,副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. xinfanghe@gzucm.edu.cn

收稿日期:2020-09-18

编辑:吕慰秋 蔡强

传 承 精 华 守 正 创 新